

出
盦
客
座
談
話

中華民國八年三月一日初版
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四版



著 作 者

吳 稚 暉

發 行 者

趙 南 公

印 刷 者

泰 東 圖 書 局

總 發 行 所 泰 東 圖 書 局

上海四馬路

分 局 經 售

南京
長沙
各省
大書
坊樓

肺 癆 客 座 談 話

全二冊

定價大洋一元二角

客問

實習機械之工。既止銼鐵磨刀刮刨鋸鑿諸粗事。常有簡單實習之法。人人於家中可朝夕爲之。

答曰。機械之工。固不若是之簡單。我所謂盡於銼鐵磨刀而已。自己甚言之。請勿以詞害意。但客所謂人人家中。可朝夕爲此刮刨鋸鑿之粗事。則在我實有此種深刻之感想。英國小學有木工。中學兼習金工。引起生徒在家中或刮或刨或鋸或鑿。德國卽苦力家中。亦有完全工作所。則因此次戰事。而彼等暴露於世界之能力。亦已十有六七。卽爲刮刨鋸鑿之結果矣。此意吾已略詳於旅歐教育運動之勤工儉學傳書後。及陳獨修先生之新青年雜誌中。今勿贅說。今可推論者。如昔日魯伊十四。欲使人民愛植番薯。卽親插其花於襟上。我國偏重造林。亦卽由大總統躬行植樹之禮。我國今日之缺憾。貧弱固矣。而同爲人類。人造輪船我乘之。人造火車我坐之。人造汽車我馳之。人造電燈我照之。甚而至於人織布疋我衣之。人製鐘表我玩之。假使以人類爲同在一邱之螞蟻。我等立邱上閑觀。邱西螞蟻能製作如是。邱東螞蟻惟享其現成。否則邱東螞蟻自矜別有道德焉。或議粗安於腐土敗葉之下焉。邱上觀者慈悲否乎。允許否乎。

故吾友丁芸軒君有云。何物叫做人爲。天然本條直者。繅曲之以爲美觀。天然本繅曲者。條直之以自矜異。如是而已矣。此語雖諧。然什麼是文明。即可權且以此解答。無非所謂天然之美。出於他力者。日進不已。更當有人爲之美。出於自力者。相助而進。因吾人類之自力。亦即種種他力中之一種。不能種種他力皆進。而吾人類自力獨可偷惰。如何而謂之爲進。即條直其繅曲者。繅曲其條直者。瞎忙一番。衆以爲恆心貴當。吾亦曰。恆心貴當而已。故衆以爲至於今日。當有輪船火車之種種。而吾亦且便之。遂覺有之。即爲盡力。無之。即爲偷惰。由偷惰而生貧弱。無可呼冤。如由立於地球之頂之異物。評斷之。直以爲當貧當弱而已。故吾人於道理欲免於偷惰。於境遇欲免於貧弱。皆不能不求生活於刮刨鋸鑿。如以皇帝親插番薯花。總統親植樹爲比例。吾人暫時宜於客座上。陳設斧頭鑿子。刨床鑽座爲美觀。暫時即不應陳設鐘鼎字畫。以常情常理。世界通例言。自然陳設鐘鼎字畫較雅。陳設斧頭鑿子甚俗。然我有特別境遇。則不能不權雅其俗者。亦如蕃薯花之有時反貴重於玫瑰花也。故爲文學之當講。國粹之當重。我亦熱贊。然當此貧弱達於極點之時代。日報中猶止有文學古玩等之廣告。科學書

甚少。工藝書尤少。我常常以此卜時世之通塞。蓋百無一失。文學古玩等之廣告愈多。即其時代殆愈腐敗也。

附青年與工具

坐吾於一室之中。悠然四顧。惟吾此身。與相對之一貓。及窗前之樹。爲天然品。餘則上椽下席。筆硯几案。衣飾襪履。藉貓之褥。支樹之檝。皆非天然所有。能概稱之曰人爲品。蓋莫不一一皆造自人也。苟其無人。則此椽此席。此筆硯此几案。此衣飾襪履。與夫此褥此檝。皆無從出現。貓則藉草。樹則枕石。皆在山川雲物邇迤回盪之中。生活於天造之草昧而已。縱亦有獸竄之穴。鳥築之巢。蜂成之窠。蟻聚之垤。稍與大造爭別異之觀。亦止點綴於天然品之間。非能相對爲物。有兩大之勢。有如今日人爲品之聳塔於高峯。建市於平原。連橋於巨川。羈軌於大陸。一若山川雲物。必待城郭舟車。共組而爲世界也。然則吾人言人事。所可表異於天然之界者。惟此世界相待以爲組織成分之人爲品而已。

吾決非崇拜物質文明之一人。惟認物質文明。爲精神文明所由寄之而發揮。則堅信無疑。幸福者果何物乎。幕吾以天。席吾以地。纏籐葉於吾身。坐山石之上。歌聲出金石。固何歉乎精神完固之我。而不認爲有一種高尚之幸福。但此種幸福。皆在物質備具。充養吾之精神。已使演進而有餘。而後偶任吾個體之返本自適。遂有若天地甚寬。其樂反未央耳。若真在籐葉纏身之世。吾共慕於天。共席於地之同胞。皆苦籐葉之不供。吾纏吾

身懷寶其罪。殺身之慘。可以區區章身之簾葉。安在而能如戒約完具。盜賊屏遠之人境。有晏然之山石可坐。即非出於人與人之相害。以簾葉自纏。苟焉生活之人功。豈能使蛇龍兇虎。歛迹深林。而多乾淨可坐之山石。而且歌則有思。哭則有懷。縱原人亦自有鳴鳴之天趣。然安在所謂聲出金石者。而望簡冊不富。縹緗不具之人類。足生吾人代爲設想之繁感。是則吾人理想中高尙之幸福。一若全發揮於精神者。亦幾幾乎實由物質文明伸縮之區域。爲其發揮弛張之區域耳。且認識幸福於自身。由慷慨不敢備物之天德。覺與物質文明之進退無關。倘推舉吾爲幸福之製造家。則吾將造蛇龍兇虎交相騰躍之山石。而坐吾同胞於其上。爲盡職乎。抑將張羅設阱。驅蛇龍兇虎而遠行。潔災害不生之山石以坐之乎。循此以推。將使終年露坐於山石之上。與嚴霜畏日。爭烈於朝暮乎。抑將教之編茅伐竹。蔽山石之半。俾可朝坐暮息。晴出而雨休乎。一一備物無休。而物質文明。遂與人類幸福相驅而並進。於是幸福中不能不含有巨大成分之物質文明。吾視整然吾棧。潔然吾席。對精良之筆硯。憑堅適之几案。衣飾襪履。莫不周體。慵貓藉於褥。瘦樹扶於檄。吾草此文於其中。方風雨之瀟瀟。而吾晏如。鄰之人力車夫家。大風吹折其樹枝。破椽瓦而去。雨水漬床前。坐三腳椅上。扶破桌。身著單衣。颯颯寒戰。磨金不換於盞底。執大蒜頭筆。伸表心紙作書。乞貸鄉人。彼此之情狀。製造幸福家。厚吾抑厚彼。若謂所予之幸福。果分厚薄。無非備物以貽吾兩人者。周與不周耳。是則物質之文明。決未可於人類之幸福有所蔑視。

物質文明者何。人爲品而已。人爲品者何。手製品而已。故夫手也者。一切人爲品之產母也。生類萬物之造物。

其工具以角。以口以足角與口足之外。更無別種之工具。人之初祖。立其兩後足。使能支持其全體。乃以兩前足轉變爲手。自有手而生類最良之工具。因以出世。何也。惟手之爲工具。能產生他工具。若角若口若足。皆不能。攀枝而爲杖。拾石而成斧。此產生最初簡單之他工具。手能擊燧或引火以取火。若角若口若足又不能。火之利用。溲杖且倏焉爲矛。斧且倏焉爲刃。由乎產生之簡單他工具。又產生較繁複之他工具。於是網罟耒耜弓矢舟車。以漸而備。自書契以來。經六千年之演進。於百年前十八世紀之末。尤繁複之工具。所謂蒸汽機者產生焉。蒸汽機既產生。不惟蒸汽機自身爲工具。千萬倍於手之作用也。即有所謂機轉之刨床者焉。他刨所不能創者。刨床能之。又有所謂機轉之鑽臺焉。他鑽所不能鑽者。鑽臺能之。又有所謂機轉之鋸座焉。他鋸所不能鋸者。鋸座能之。不惟能刨能鑽能鋸。擴張無限之力量而已。而且由刨床鑽臺鋸座之所創且鑽且鋸者。能得千分萬分之一之精密。決非手之所能爲功也。此類之刨床之鑽臺之鋸座。儘有號爲機轉。不過有機焉。可手搖足踏。非必盡轉以汽機。惟此床此臺此座。能具精密之機件。可手搖足踏。而功用繁富。其所具之機件。固必造自汽機。所以自汽機之產生。汽機自身。固突然而爲古來未有之工具。由彼產生之刨床鑽臺鋸座之類者。亦皆爲古來未有之工具。蓋由此等工具。皆能產生若斧若鑿若樞若括。無數能力皆備之工具。以佐吾手之不能也。

吾今卑之無甚高論。以今東方不能備物之民。與西方備物甚富之民較。固無異由人力車夫家之短垣。以窺吾室。備物周與不周而已。其備物不周之故。推想於物之所以備。卽工具短缺是矣。工具短缺之情狀。普通皆

有覺悟。如所謂主張推廣機器製造也。所謂傳布實業主義也。所謂注重科學教育也。無非間接直接。亦望增多其工具。雖然。如不能成真。正工具之嗜好。普及於青年間。則所謂機器製造。所謂實業主義。所謂科學教育。皆如隔雲霧而談天際也。古之青年。負篋於外。略具自治之能力者。其篋中必有小剪。有縫針。有修腳刀。或有鐵錘。今之青年。則有進於上數者之外。又有裁紙削筆之刀。有開瓶之鑽。有起釘之鑿。甚而至於有割孔之螺鑽。此人人認爲與時辰表寒暑計畫圖規尺。爲青年之所必備。嗟呼。此真中國之青年。欲知他國青年之生活。正在夢中。

西國鄙諺。卽眼前品物而比較文明野蠻者。以吾所聞。凡三。一曰國之文野。可以肥皂店多寡分之。二曰國之文野。可以硫酸製造所多寡分之。三曰國之文野。可以工具發售處多寡分之。三者各有其持論之目的。吾以爲工具發售處。尤爲其母親。肥皂之廠。硫酸之器。皆從極便利極精密之工具。得保有廉值。保有良果。始能日以發達。正如甲生攜有小剪縫針。方不至足穿裂縫之機。裾曳垂落之紐。如乙丙各生之去家方遠。常露其窘態也。吾國昔年除張小全王麻子之外。曾否有正式之工具店。大匠之所具。百工之所爲備。或專有一匠。爲特別行業。鎔造於隘巷。或就普通鍛鐵所。由求者口講手畫。以指製。所可適市而求者。不出乎小剪縫針修腳刀鐵錘而已。間或有裁紙之刀。所謂開瓶之鑽。起釘之鑿。割孔之螺鑽。必求於洋貨鋪。求其物於洋貨鋪。吾所不忍提議。惟就洋貨鋪而得工具。能得其製造之母親。得之而久之。可以不復更得。此正所謂借矛攻盾者也。然中國之洋貨鋪。能求得機轉之刨床否。能求得機轉之鑽臺否。能求得機轉之鋸座否。吾恐吾之青年。既未見

其製。或且未聞其名。有之。在上海鬧市。方用於廣東寧波之工匠者。確有無論何種青年。當備於其家中。自修之室。而乃概駭之爲機器。不曰工人所用。卽機匠所需。與社會普通青年無關。有無關涉。亦工料之青年而已。嗟乎。此真中國之青年。欲知他國青年之生活。正在夢中。

幸而世界事業演進之發達。循自然而推暨。年來工具之輸入。有所謂五金店者。月推而日盛。苟其吾之青年。能聯合全國青年。開一歡迎五金店之大會。而中國青年之生活。必開一新紀元。其故無他。吾所謂機轉之刨床者。五金店間可以求之。所謂機轉之鑽臺。機轉之鋸座。五金店且盡可以求之。節儉青年製裘觀劇會食。種種銷耗無益之資。先求刨床。求鑽臺求鋸座。置於家中。自修室中。開其手匣。有小剪。縫針。修脚刀。鐵錘。裁紙削筆之刀。開瓶之鑽。起釘之鑿。剝孔之螺鑽。無不畢備。捫其衣袋。時辰表。寒暑計。畫圖規尺。亦無不具。於是燒蒸水之玻璃瓶。蓄電氣之積累機。與所謂普通斧鑿。若樞。若括之支架。相位置於刨床鑽臺鋸座之間。復有六經三史圖譜。齊像。互相點綴。此等青年。方爲文明之青年。此正如古人驕養之青年。其父兄諄能永給予孫之驕馬。無所用其手足。遂任天生之工具。萎縮而不用。今共知以驕馬廢其手足。緩急之苦累無窮。所以今日無論家富驕馬者。亦主張有相當運動。發展其天所賦予之工具。推而進之。今日開明人類。知欲充吾天然之工具。至於相當者。不必發高論。而普通之所謂機械品。宜人人附於天然工具之一手。皆求而有之。而後充一普通人之能力乃完。故吾不望青年爲偉人。僅望青年爲普通人。當求刨床求鑽臺求鋸座。

吾略據英國之青年爲報告。其十二三以下之青年。其自修室中。大部有玩具。(Toy)所謂刨床鑽臺鋸座。皆

刻以木或製以馬口鐵運動之以火酒。此意焉而已。而尋常之鋸鑽刨鑿。皆由歲時即求備於鄰近之五金店。十三四至二十以外之青年。途有模型 (Model) 模型之爲物。則影響大矣。鼓吹此等模型之報。邑有十數。交換此等模型之古物店。間有百數。製造此等模型之工廠。資本數十百萬者。亦以十百數。此等模型之能力。所謂刨床鑽臺鋸座之類者。若連結於五六匹馬力十數匹馬力之汽機油機馬達以動。而廣東甯波工匠得之。能設機器巨肆於虹口洋涇浜之間。皆常出現於彼中青年家屋內自修之室也。即借此刨床鑽臺鋸座之能力。自製一半匹馬力至兩三匹馬力之汽機油機馬達。以自牽其刨床鑽臺鋸座。不僅僥倖恃於手足。亦每日下午放假以後。聚議於共圓球架之旁。至尋常也。所以去吾鄰居之半里。有中校焉。爲生徒者七百。其中三百人。家中皆有可用機力牽引之刨床。有正式製造小物之能力。自軍火立部以來。所謂愛國之青年。皆思出少力以助公家。於是於星六及星日。此三百青年者。各領鎗子二百。兩日中就其自修室之刨床而竟工焉。蓋一中校遊戲工具之所助。乃週助六萬「必馬」。以青年不幸而造殺人之具。此別一問題。自當特別研究。至就作工之本題能力而言。吾青年僅藏小剪縫針鐵錘而罷者。方如具有工具之人類。與止有若角若口若足者相比例矣。然而英之社會。自戰事發生以來。猶痛詬其青年。以爲工具之教育。遠不如日耳曼。日耳曼即一車夫之家。皆有「工場」 (Work Shop) 惟用 Work Shop 表意乃顯。譯曰工場。嫌太廣。曰工作所。又嫌太狹。所謂 Work Shop 即種種工具。如牽機之汽機油機馬達。作工之刨床鑽臺鋸座等。無不格外具備。工作可以完善。工場何物。我之青年必對曰。在斐信昌及製造局。豈曾夢見自修室中有之乎。

故吾決非崇拜物質文明者也。如稍有一毫不能打破儲物以爲幸福之理論。請吾青年視其手。又視文明之工具。決非工科青年方當注重於工具者也。

再論工具

余居英時。重感歐洲人職工思想之發達。前日爲青年與工具文一首。略罄積想。隨便填塗。得就商榷於我國高尚之青年。不勝欣幸。今果承陳先生蓬心急表同意。且欲提議要求商廠製造。廉價出售。廣惠青年。聞之更爲氣壯。陳先生欲詳叩刨床鑽臺鋸座等之形製。愚當時隨便舉此三品。因此三品。爲機械工作最有能力之器具。且皆爲東方人看作工廠機件。不以爲青年家庭玩弄之物。故特舉例於文中。將藉以見西國青年之自修室。往往備有工廠器械。其實青年所玩弄。與真正工廠之所具備者。固尙有間也。（若上海小工作店所用者。往往不及西國青年家庭自修室之所用也。）推而至於極盛。而德國則尋常車夫家皆有「工場」（Workshop）「工場」之意。則裝備更完。非如英國青年家庭自修室中之尙多苟簡。故吾前文曾言戰事發生以後。英人尙有自識其國之荒陋者。無論得稱爲「工場」。固以刨床鑽臺鋸座等爲其間主要之品物。然其適於手頭。日日不可離之小件。以對木工金工。如老虎刨。如手鑽。如手鉗。如刨如鑿。如種種量尺等。應備之物品尙多。即尋常西國青年家庭自修室中。備如刨床等者。皆在成童以後。（自亦有少數偏嗜文學等而不備者。）若手鑽手鉗等等。則在兒童時代。早已爭購。父兄親友亦以此爲玩具中之適用贈品。一部十七史。從何處說起。傷心於我國稚幼之狀態。及寒儉之生活。計其初步。且可喜五金店之逐年興盛。姑先各購手鑽手鑿等之小

件無端而斷木斬金。結成嗜好。且惹起工匠之興味。附加於我國紳士子弟之習慣中。稱詩述禮。與修髯鋸桌。備於一人之身。自結青年之善果。苟其有力者。竟問鼎於刨床鑽臺鋸座之類。自愈償私願。惟吾前文之所舉。例固未有以爲一切奢望。皆可包括於刨床鑽臺鋸座之三者。即青年自修室中工具之能事已完。彼三物者。不倫不類。隨舉其要。以實文料而已。惟彼三物。如姑以萬能之廣義評判。暫相假借。亦實無愧。所以陳先生既就三者而欲先以形製說明。愚謹當略答一二。惟圖形則不及製板。姑缺之實爲憾事。

刨床者。西名 *Lathe*。舊時有名刮鐵床者。有名車床者。有名旋床者。大約以旋床之名爲最高。前文倉卒名之爲刨床。偶偏想於刮使外光之功用。因其未有定名。行文時隨便填舉一名。後頗以爲不安。因如刨木刮去平面皮層功用之具。實另有刨床專器。西名 *Planing Machine*。前文意不謂彼。故今當改名旋床。中國旋床之製。則有旋木之車床。旋製桌凳圓足之類。想亦有之甚古。西方今日之刮鐵旋床。爲工具之大王者。其機件自然遠繁細。其原理則同。此器大至巨廠。小至青年自修室。凡欲以機器產生機器。皆有不可須臾離之狀況。且面目屢變。其構造之原理。終不出於一旋床。旋床之功能。能刮能鑽能鑿能刨能鋸。即前文所舉三物。而鑽臺鋸座。亦可以旋床爲代用。上海大小工作之刮鐵店。所在皆有。其中皆有一二旋床。旋床之品質。似甚多。出於中國之仿造。或竟有。即爲商務印書館所造者。亦未可定。其上所含機件。組細至不同。中國價值。余未深悉。若西方青年玩弄之旋床。其粗者約價三四十元。精者百元。亦有價至二三百元者。

鑽臺西名 *Drilling Machine*。今凡上海工作之刮鐵店。吾所見大小皆有一具。即南京路之銅器店等亦有。

之鑽用輪機。在寸厚之鐵板。開一徑寸巨孔。一二十分即可完事。其小者購自五金店。約十元以內。西方青年之精良自修室。則有備三四十元一具者。聰巧子弟貧不能得旋床。即以鑽臺轉變代用。頗能適合數事。鋸座者。西名 Saw Bench。用機械動作者。大都爲圓鋸。此則特別工作所急要。尋常青年之自修室。備有手鋸外。每借旋床代用。卽上海工作店。備此物者亦少。其價最簡單者止五六元。

前文所舉三品。固不過隨便學例。以實文料。非有以爲必備之品。審量次第。而特別叙列也。今欲購求工具於上海。除旋床必特別訂購外。餘則頗可隨便得之於較大之五金店。陳先生之意。欲商務印書館之周先生厚坤等者。自行製造。以適於我國青年之購求。鄙意十分贊同。不惟可以利不外溢。且此等青年工具之玩弄習慣。所以造成者。西國全賴有此種專門書報。與供給此種品物之專門製造所。兩相促進也。周先生必有興會。以答我輩之希望。或者彼正從事着手之矣。亦未可知也。余則一物不知。僅有一種強烈之感想。無可切實提倡。甚憾事也。

客問

子所言斧頭鑿子。卽尋常木工所用者耶。

答曰。此亦甚言之耳。但卽中國尋常木工所用之斧頭鑿子。亦非不祥之器。若以懸掛牆壁。亦可云較雅於江湖之字畫。打油之詩歌矣。然此不過爲諸語。正經商量。如中人

之家。有子弟者。能在有餘書房。安設一小小工作所。中間放一白木堅牢之長桌。桌上固定一兩三元之老虎鐵鉗。白木抽屜之內。大小銼刀五六把。截鐵鋸子大小兩面。兩三元之鑽鐵手鑽一具。可鑽英寸四分一之孔。量尺比例尺等各一具。刮刀定心針。手鉗製螺絲器等。隨時走過舊貨攤或五金店時。續續添購。又於白木桌旁。安設白木長板凳一條。凳頭固定魚尾木叉。爲刨木鑿孔等固着作物所用。室隅放一白木小櫥。櫥中安放木鑿小斧木銼木錘刨子等等。其品物皆宜購自五金店。工具暫用舶來品。不算吃虧之事。因使用工具既慣。漸有製造工具之野心。終有一日能全用本國出品也。櫥上壁間。懸掛木鋸一二條。手搖木鑽大小兩個。而室之又一隅。如備一車木之床。亦不過兩三元。其餘如製造鏡架之截角器。雕刻小模型之各式鑿刀等等。亦可隨時添入。總以上金木兩器之小工具。及桌凳一切。亦不過二三十元。較之備小堂畫一幅。泥金箋對一副。小掛屏八條。霽紅花瓶一個。小炕床一張。書椅茶几六事。痰杯一對。價亦相等。金木玩具家具。隨時可導子弟入內修理製造。能按照金木工之教科書等。變通仿製。自然尤佳。其宗旨。固不必卽求與製造之藝術爲直接。先使刮刨鋸鑿。代用室內。

體操。其能煥發精神。透表汗液。滅除游思。皆於子弟身體非常有益。間接亦可略知刮刨鋸鑿之事。固盡人所能。不限於工匠。免致壞了門臼。愁歎守夜。折了凳腳。驚惶失色。影響至於寬袍大袖。目製造爲神奇。或鄙之爲匠作。被世界各國人看做廢物。其爲益已不少。不必真能成爲工學博士。將建設大製造廠也。積家家之子弟。視金木工作。如家常便飯。行所無事。而社會之風尙必大變。其中千人而有一人爲工學家。我國二萬萬男子已當有二十萬工學家。二十萬工學家。人人欲發洩其能力。至少必有二千萬工人歸其使用。大製造國。卽如此而湧現。書房變作工所。客來請在工所板凳上講話。正與皇帝插番薯花。總統植樹。同一倡導時代之佳話也。

客問

小工作所。不過三四十元之事。中人之家。自尙輕而易舉。若等而上之。今日中學程度之學生。在外入校。往往號稱一二百元學費膳費者。其零用書本筆墨。往往用至一倍。綸能稍加節省。父兄再加補貼。是更可有爲矣。

答曰。豈不良是。吾人已習慣。往往親朋往還。同上酒樓。二三元之酒資。無吝色者。有新書出版。定價兩元。印刷局必幾經審慎而後敢付印行。買客亦必唾者搖頭。以爲

巨籍買書爲我國社會上人人鼓吹之美事。猶尙如此。如何肯有閑錢購備工具。雖工具之重要。一時或可過於書本。亡國滅種之隱禍。不妨甚言之。謂卽寓於工具之有無。今且不說閑話。卽如客所謂今之中學程度學生。年費零用一二百二三百元者。如稍從此中節省。其父兄又加帮忙。此等人家。儘可各自備一德國苦力人家所完全備具之工作所。今以實事證之。十年前余在巴黎印局排字。有山西學生某君。歸化城近邊之人也。敦樸而好學。又熱心於地方之開通。因思印刷最爲重要。邊遠僻郡。苦不習其事。一旦若欲印刷書報。恐工匠無從雇請。倘有人會知其大略。卽可就土人教練。彼挾此意。因於暑假時約來我們印局同習排字。晨來夜旋。一日彼出示一金表。謂買自倫敦。值價四十金磅。四十金磅之金表。在彼中雖亦富人所購。然究屬尋常事。惟購由最節儉之某君。則不免稱奇。嗣悟此君生長山西。實不免尙有土富窖金之習。故其物製之以金。彼意卽非廢物。得一貴價之表。報秒刻。指月令。事事完全可作奇器。開通愚夫婦。當時予亦避之。及前年秋間。病榻無聊。閑讀歐洲十八九世紀之文明進化小史。頓悟什麼叫做文明。斧頭鑿子而已。什麼叫做貧弱。卽缺少斧頭鑿子。乃一日又與山西

另一朋友閑談。羨慕彼處之煤鐵。廉賤等於不要錢。又問有否土冶鐵器。彼固云澤潞間之鐵器。遍銷西北數十州郡。余乃拍手曰。若所謂煤鐵計畫。山西人人以爲大利者。此事一則已有無數人着想。已有無數人研究。余門外漢。非所能言。二則我國所苦合資公司無信用。資本難於籌措。僅集數萬數十萬元資本。鬧起排場。欲計煤鐵大利。幾乎我敢寫與包票。無不虧本。故煤鐵大利之夢。又我所不欲驟勸人空洞懸想。我所欣然者。卽對於土法開採已有之煤鐵。等於不要錢。則我山西朋友。人人買一變相的金表。回去與家人父子。鄰閭鄉黨。作一個煤鐵計畫之演說品。所需人才。卽一個補鍋匠。最要請他坐頭一把交椅。歐洲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初年。坐頭一把交椅者。卽一類於補鍋匠之打鐵漢一鐘表匠也。今我則補鍋匠固不缺乏。而鐘表匠卽以我輩學生自代。當優於向日彼中之人物矣。

客問

何爲變相
之金表。

答曰。卽同一價值。亦可供備玩弄。亦可示奇於鄉里愚夫婦之物是也。當時對於山西